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谈教学方针

在栖霞佛学院同学欢迎会讲

院长！各位同事和同学，我来了本院，大家就似一家，本来用不著开甚 欢迎会的；但各位对我有此一番热情和道谊，倒使我非常地感动！

现在在名义上，院长是要我负教务方面的责任，实际上我能做得什么呢？这恐怕是有负各位求法的诚意！不过既在教务方面有个名义，现在也只好乘这个机会，与各位谈谈本院教学的意旨或方针吧。

一、学程施設

谈到佛教教育的方针，我们是佛教徒，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，佛对于他的弟子以及一切众生的教导，早有既定的方针，用不著后人来另议一套方针；不过因历史的演进，时潮的变迁，在契合机宜的作用上，方法

自然有不少可以更异的。因此，古往今来的大德们，对于办僧教育的方法，亦有好多不同。现在本院采取的教育方法，是根据太虚大师十年前所拟的施設僧教育的程序来试行的。大师把研究佛法的程序，分普通教理院三年，与专修教理院三年。普通三年，是先研究各宗佛法的教义，使对各宗佛法先有一种认识，然后再选择一宗来专修，这样所造成的学识，当然是比较深刻的。现在本院是想试办三年，所以所施設的教育，即是普通教理院的程度。由普通而专宗，再来个比较研究院三年，把各宗的教义做比较的研究，认识各宗教义的特殊点与平等点，把它分判条析而融会贯通，那运用起来，自然灵活生动，不死在古人门庭知见的偏执之下了。但这也不过是一种理想，顺便谈谈，能否实现，很难预测。本来想把佛法研究通达，真正成为佛教的师资人材，我想最低程度，也需要九年的教

育，即普通研究三年，专宗研究三年，比较研究三年。试看现代普通的教育制度，由幼稚园、初小、高小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院出来，得个博士学位，要经过近二十年的教育。博士，可以说是等於佛教里博通三藏的法师。可见法师三字，是不容易称呼的！过去在印度，像马鸣、龙树、无著、天亲、龙智、提婆、护法、清辨、戒贤、智光等；在我国如道安、慧远、智、嘉祥、玄奘、窥基、贤首、清凉、永明、益以及现在的太虚大师等，才可以称为法师；若把我们或等而下之都称为法师，使人闻之，真要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了。但这亦因佛教教育不振，自己昧於法师之义，胡乱滥叫；同时社会上的人，更因不识教义，把佛教的法师，误会到与普通变戏法的法师、或玩魔术的法师、或「茅山法师」等量齐观，你看这是多的笑话呀！

二、学习标准

我们现在所定的课程，有佛学，也有世间学，那也应该有个标准才对。普通青年求学，只需求普通学识便可；但是我们佛教徒求学，除世法学问外，还要研求佛法，且须以佛法为主流，而世间法只是副课。这因为是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」，如果没有世间的学识，一味只讲自己的佛法好，或专学点佛法给自己受用，讲起话来，做起事来，都与社会大众没有关系，那只是固步自封的自我陶醉，完全失去了佛教契理之外又要契机的作用。

华严经说：「菩萨求法当於何求？当於五明处求」！五明，即是五种学术：一、内明，即佛学；二、因明，即论理学；三、声明，即文学、语

15

言、音韵学；四、工艺明，即工技巧艺，美术文艺以及一切声光化电的科学，都可包括在内；五、医方明，即研究医药，做医师。佛说这五种学问，凡是行菩萨道，修学佛法的人，都可以学习。俗语所谓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」，知法不尽，即摄化不尽。所谓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故佛主张做佛教徒的，要「法门无量誓愿学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虽然，学问无涯，时光有限，以有限的时间，必难学无穷的学问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应择其善者而学之，择其为自己所需要而切於实用者学之。同时学习的时候，还须有个标准。那末依什为标准呢？这在瑜伽菩萨戒本里说到：为佛子的，每日应用二分的时间来学佛法，以一分的时间来学世法，方於菩萨戒无所违犯，生诸功德；否则便要违犯了戒法。这就是我们佛教徒求学的标准。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，是为弘扬佛法，住持佛法而求学，所以应以佛法为主，其他一切学问，都不过拿来助扬佛法而已；否则耽著世谛文字，虚弃佛法真乘，那就要失了办佛教教育的意义。且世间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，何止千千万万，我们即使学得一点学问，又何足以与他们竞赛，反而有失自己的身分！因此，我们在日常听讲佛学文学的正课外，有多余下来的时间，应多看课外那些有关学理思想的正当书籍，至於文艺小说之类的书，我很诚恳地奉劝诸位在这时候，最好不要看，以免妨碍自己的精神修

养。在这里，我想起两件事：一是二十年前，欧阳竟无居士主张比丘的生活是「住必山林，居必兰若」，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，说他的思想迂腐固执。其实做比丘的人，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养，然後入世做事，那是对的；如果老是枯寂山林，老死兰若，那又未免太过。虚大师曾讲过「阿兰那行与养成僧宝」，亦主张「行者依山林而住，经行静坐，对佛法的理趣，作深细精微的思察，息除妄想攀缘的散心，渐渐引生禅定，由禅定而开发智慧，便可悟见人生宇宙的真理」，然後出来利世，就比较有把握了。他的意思是，一个佛徒「在未出家前，具有普通教育的知识；闻佛法後，发生普通的信解，然後出家受具，修习几年律仪，身心由收摄而驯伏；再进一步对教理作较深切地研究五六年。先作广博的涉猎，後求专精的深入。然後再参访山林中的真修实行者，依止为善知识，从闻慧而起思慧，由思慧而起修慧，根据理解，把身心去体验印证一番。如此对三学有相当的成就，由解起行，由行证理，才可成为一个真正弘扬佛法的僧宝」。

还有一件事，十年前许地山教授在港大主持中文学院时，马监教授亦在那儿授课，我与朋友时常去借书来看。一天在他们那里遇到一位大护法叶遐庵居士，他在中英学会演讲之後，就和我们这两个熟识的和尚谈起来，偶尔谈到「看报纸的和尚已不是高僧」的话题。当时我们在归途中，很不满

意他这顽固的说法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他的说话，亦很有道理。一个真正用功修养的人，有时看起报纸来，尤其是社会新闻一类的花边报导，那真是很打闲岔的。所以我前面要同学们在心神安静，清纯净洁的求学时期，少读文艺小说的书报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这在我个人方面，认为是诚实恳切的经验之谈，并不是思想固执，故意拿出什道学先生的面孔来向各位说教。

(三) 学行相孚

人生有两件事：一是求学识；一是修德行。这两件事，如鸟之两翼，车之两轮，似乎缺一不可。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称为「福慧两足」的尊者，也就是在这两方面努力有所成就。学识属知，品德属行。普通人总以为知是易的，行是难的；但有时候，也有知比行还要难，因为知之不深，行亦不切啊！所以孙中山先生革命经过十次的失败，才喊出「知难行易」的论调。在我们中国明朝的王阳明先生，也曾提倡过「知行合一」论。他是一位理学先生，理学的来源，是在中国的禅学，所以他的见解，自然已接近到佛教，与释尊的「解行并进，福慧双修」的思想是很相近的。

这样，我们在求学时代，重求知，自然亦要重行持；那末我们应该怎

样来顾到付持呢？我想：第一在听讲经论的时候，要放下身心，摄念谛听，如理思惟，从文入观，亦可从文字般若，生观照般若，而达到实相般若的目的。同时以多闻熏习，使净念时时现前，开发自己清净法界的等流种子，则成佛作祖，皆可在此一著，这便是一种现成可行的极好的行持。第二、早晚课诵，大家有固定的行持，这是一种随众行；还有一种自修行，便是各位自己个别不同的或诵经，或念佛，或坐禅的行持，既使不能做得十足，也要做得多少，才合一个佛弟子的身分，不然，似乎太不像样了。第三，每人平时要约束身心，照顾自己。平常说出家人要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」，在今日今时的人，自然顾不了那么多，但无论如何，亦要自己有个节制，不可太随便，太胡为。这完全要大家来实行自我教育，自我不肯教育，别人还是教育不了的。因为一个人到了相当的年龄，已有了一点人生经历，自己要做的事，就是他的老子来干涉他都没办法使他改变，只好靠他自己能反省，那才有办法。

我想：一个人在求学时代，宜静不宜动，但这静也不是叫你死静，应该是即动而静，或静中之动；在做事时代，自然是宜动不宜静了，但这动也应该是即静之动，即从静的修学中而後有动的活力的表现，也可说是动中有静了。经验告诉我们：佛徒宜广求知解，尤宜著重行持，要从诚敬恳

切中培养自己的信念，丰富自己的宗教情绪和情操，使自己成为一个虔诚的佛徒，即使学问学好了，也不使自己走向普通学者的路上去！这一点我们要学习虚大师，他说他在佛教中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！